

王鵬運藏書及遺物散佚鉤沉

四三〇

李 保 陽

王鵬運（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六日—一九〇四年八月四日），字幼霞，一作佑遐、柚霞。號半塘、半塘僧鷺、鷺翁，別署吟湘老人、吟湘病叟、牖下陳人、岑皋氏、四印生、黑甜鄉人、半僧等，堂號有四印齋、袖墨寮、吟湘小室、酣睡齋等。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六日）生於廣西臨桂（今廣西桂林）城內鹽道街燕懷堂。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舉人，官內閣中書、江西道監察御史、禮科給事中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六月，由上海取道蘇杭赴山陰掃墓，六月二十三夜，以疾猝逝於蘇州客舍，享年五十六歲（實五十四周歲不到）。王鵬運長於詞學，並以填詞、匯刻詞籍為終生志業，是為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王鵬運創作有《梁苑集》、《袖墨集》、《蟲秋集》、《磨驢集》、《中年聽雨詞》、《味梨集》、《鷺翁集》、《蝸知集》、《校夢龕集》、《庚子秋詞》、《春蟄吟》、《南潛集》、《和珠玉詞》等十餘種詞集、總計九百餘首作品，晚年刪訂為《半塘定稿》行世。好友朱祖謀在其身後又為刪選《半塘賸稿》五十餘首，與《定稿》合刊於粵東學署。王鵬運窮二十餘年心力校勘宋元名家詞五十餘種，先後成《四印齋所刻詞》、《宋元三十一家詞》叢書二種，推動了晚清民國詞籍校勘的發展。王鵬運在創作和校勘詞籍方面，直接啟導了朱祖謀，使後者校訂刊刻了影響更大的《彊村叢書》。王鵬運在詞論方面直接影響了況周頤，是《蕙風詞話》「重拙大」理論淵源所自出。王鵬運自己的創作也在紹述清代中後期常州詞派風

格的基礎上力求新變，熔鑄兩宋諸大家風格於一爐，小令沉鬱雋遠，深秀隱約；長調聲腔韜韜，激揚恣縱，將身世之悲與家國之痛水乳交融，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特色，時論謂之「桂派」。王鵬運的交往圈子並不限於廣西籍文人，他以自己的影響力團結南北詞人輯校詞籍、舉辦唱和雅集，形成了以四印齋為中心的一個詞學活動中心。這一中心培育起來的一代詞人有很多一直活躍至民國前二十年，對民國詞壇的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

後世研究王鵬運的文章，基本上都集中在其文學活動，尤其是詞學活動，很少涉及王氏其他文化學術活動。筆者先後往桂林、蘭州、南京等地匯集資料，從王氏後人處得到不少此前為學術界所沒有關注過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王氏曾先後收藏不少金石拓本、書畫等藝術品以及書籍。

王鵬運晚年執教於揚州儀董學堂，一九〇四年猝逝於蘇州，遺物由揚州寄送開封繼子王郇處，途中略有散失。民國年間，其遺物由四位孫子序楫、序柯、序楓、序梅（孝飴）分別繼承。筆者曾採訪了序楓的外孫濟南劉春光先生，他的回信如下：「我母親（筆者按：即序楓的女兒王婉老人）在我妹妹家住著，我們這些天沒大見面詳談，她耳聾，電話聽不清，你的問題現在才告訴你。一·王序楓一九五六年任濟南去世，他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北京，享年六十一歲。二·我外婆的名字叫李蘭如，她是河南省夏邑縣人，也出生在北京，祖上好幾代都在北京為官，據說有代表皇帝去印度禮佛的，可能是擔任鴻臚寺正卿。三·我外婆一九六一年隨我大姨一家去了寧夏銀

川，半塘老人的東西寄往甘肅應在這之前，具體時間不詳。四·這些東西應該是我姥爺帶來濟南的，怎麼到他手上的不詳。五·我大姨一家去銀川時，把我姥爺留下的一大箱最好的東西，放在了省勞改局辦公室倉庫裏，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放在我家也有一箱寶貝，我記得有一幅翁同龢的字，有二十多把名人題寫的扇面，扇骨都雕刻精美，一看就是好東西，還有一套線裝版《紅樓夢》，品相看至少是清末以前的。很可惜，造反派宣佈

要到我家抄家，我爸媽頭天晚上把這些東西全燒了！半塘老人那幅「瑤簡動星文」的對聯，因為沒有落款僥倖保留了下來，還有一冊梅花冊頁，也因沒有落款而倖存。嗚呼哀哉！」二〇一六年清明節，筆者與序柯孫女王炎夫婦往桂林為半塘掃墓，王炎女士為筆者講述半塘遺物散落情形如次：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半塘諸孫中序楫、序柯均外出謀事。四孫序楓時在開封，攜出半塘遺物往山東。序楓逝後，其夫人李氏將遺物兩箱寄往甘肅天水序柯處，王炎云她與父親往車站提取時，僅有一箱到達而已，另一箱不知去向。後來中國大陸發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序柯的兒媳楊玉枚（一九三二—二〇一七）女士怕「封建官僚」王鵬運的遺物被政府發現而惹禍上身，於爐膛下日逐填燒少許，數日後將王鵬運遺物陸續投入火爐中焚燒殆盡。其中有信札、字畫、書籍甚多，唯餘一老式木箱，精美異常，外有袱布包裹。一九八七年，王景曾（筆者注：王景曾是王鵬雲曾孫，王炎的父親）舉家別遷，棄此箱於樓梯間，後有所悟，由景曾的大女兒王林和弟弟王申往舊居破門而入，但箱子已杳然不知所蹤。序梅繼承的王鵬運遺物最多，也保存得相對完好，但是一九六五年，序梅響應廣西地方政府的號召，將王鵬運遺物中的精華全部捐贈給廣西地方政府，其中桂林市所得最多。未幾「文革」爆發。「文革」結束，序梅嘗去信打聽王鵬運遺物下落，得到廣西政府方面的回答是：王鵬運遺物在「文革」中俱毀於亂中。然序梅、榮曾父子終不信此言，亦無可如何，惟父子二人累年在各種場合所作劫餘文字，仍抱恨不已。序梅晚年著有《澄懷隨筆》

以及雜稿甚多，這些雜稿記錄了王鵬運遺物星散的信息。序梅保存了他和廣西當局就王鵬運遺物捐贈前後的往來書信，這些書信對於王鵬運最後一批遺物的散佚情況記載甚詳。本文擬從這些資料中勾勒出王氏藏書及其身後遺物的散佚經過。

二

一九六五年，桂林文物管理委員會向在京的王鵬運後人徵集文物，王鵬運孫子孝飴將王鵬運遺墨、奏議、詞稿、書籍、硯台，以及黃道周、倪元璐雙忠硯拓、謝子石《宣南覓句圖》及扇面、吳穀祥《湖樓歸意圖》、王拯梅花對聯，王鵬運、朱彊邨、鄭叔問、況蕙風書札、王蓬心山水及王鵬運常用印章七十餘方等交桂林文物管理委員會舒家楨帶回桂林。一九六五年四月，桂林當局頒發獎狀一份給王孝飴（序梅）。全文曰：

王孝飴先生慷慨捐贈家藏清代著名詞人王半塘之墨跡遺物給我
市，其對國家收集保護歷史文物殊有貢獻，精神可嘉，予以表揚獎勵。
桂林市人民委員會。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桂林市人民委員會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公章）

當年十一月，負責接收王鵬運遺物捐贈的經手人舒家楨並致信給王孝飴，表達了由衷的感謝之情，信曰：

孝飴先生：

前後兩信均已收悉。我們對你這種愛國熱忱表示十分感謝和欽

佩。目前我因忙於其他事務，未及清點你捐贈的文物，容日後手續畢了，即奉上收據。

握別後奔車站，車站廣場全部為紅衛兵佔據，水洩不通，三輪開不進去。我只好借助紅衛兵的力量硬擠了進去，不過一段短短的路程卻花了將近一個鐘頭。車上也很擁擠。這趟行程實在是對體力和耐心的考驗。

在京聚敘時間雖不長，頗為暢意。想將來必有再見面的機會。

急於去開會，暫此擱筆。

祝

健康！

舒家楨 11.24

（筆者按：此信寫於一九六六年，信封上款為「北京西城區南小街 號弓背胡同九一號」，下款為「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舒」，信箋為「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公函箋。）

就在上封信發出後不久的一九六六年春節，舒家楨還給王孝飴寄贈了一份由當時廣西聞人梁帖盧刻的《桂林山水印稿》印刷件作為禮品。該印刷件的編印單位是「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封底有舒家楨的墨筆落款「孝飴先生惠存／舒家楨敬贈／一九六六年春節」。直至此時，王孝飴與桂林受贈方的關係還是融洽的。

一九七〇年，因為文革動亂，王孝飴擔心捐贈文物安危，去信桂林市文物管理小組徵詢。得到的回覆是一九六七年底，當時的桂林文物管理小組將王鵬運遺物連同其它大批文物「數十箱」遷至某軍管單位保存，不久桂林市内發生武鬥，這批文物全部毀於這次武鬥當中。這是王孝飴對桂林受贈方的態度產生齟齬的轉折點。王孝飴本人去函內容不得而知，茲錄當日桂林文物管理小組覆函全文如下：

王孝飴先生：

詢函收悉，因我組體制分合，人事變化，及忙於各項偉大政治運動，故未從速覆信，請諒！

先生於一九六六年秋惠贈我組的文物，確已由舒家楨同志帶回。惟因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全會同志忙於運動，無暇展示。

先生所贈半塘遺物，具有相當文物價值，我們一向（原稿誤作「尚」）列為珍品特藏，故於一九六七年底，將會藏的全部革命文物、大部分民族文物和較好的歷史文物（包括先生捐贈的全部文物）分裝數十大箱轉運某重要軍管單位保存。爾後不久，桂林發生武鬥，所存文物全部因之毀失。武鬥平息後，市革委會首長對此極為重視，曾下文各級革委會追查此事，惟因火燬太慘，未有片紙歸來。先生聞此不幸，必定痛惜難眠。兩年來，我們每當提及文物被燬，亦感痛切。但千筆債、萬筆賬，統統算在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身上。同時，我們要牢記林付主席關於「這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很大。真是代價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的教導，在我們共同歡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想先生必能以大局為重，而無他意耳！

對先生將家藏文物割愛捐贈我會的精神，我們至為欽佩。而我們未為妥善保管，尤感愧疚！

現我小組經過調整，在市革委會的直接領導下，決心加強文物徵集和保管工作，盼先生多來信聯繫。順致

革命敬禮！

桂林市文物管理小組 70.10.6

（筆者按：此信信封上款為「北京西城區小南街弓背胡同十一號」，下款為「桂林市文物管理小組，中山北路一四四號」。信箋為「桂林市博物館籌備處」公函箋）

但是王孝飴並不認同這一說法，他後來給半塘遺物劫後餘生者所撰題記中，曾不止一次表達了對一九七〇年桂林文物管理小組答覆的懷疑。在捐贈王鵬運遺物後十六年的一九八一年初，王孝飴再次致信當時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當時他認為廣西博物館是桂林博物館的上級單位，在沒有得到桂林方面的滿意答覆後，他希望藉助廣西博物館的力量來調查王鵬運遺物毀失之事，去信內容如下：

廣西僮族自治區南寧博物館負責同志：

查一九六五年桂林博物館舒家楨同志來京徵求先祖遺物，因將一部分貢獻桂館，如黃道周、倪元璐雙忠硯拓、謝子石《宣南覓句圖》及扇面、吳穀祥《湖樓歸意圖》、龍壁山人梅花對聯，以及先祖遺墨多件，當蒙頒發獎狀並獎金六百元。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多有損壞。為安全起見，商請舒家楨同志將先祖遺物全部，如奏議、朱彊邨、鄭叔問、況蕙風書札、王蓬心山水及全部圖章七十餘方、硯台、詞稿、書籍等全部交舒家楨同志帶往桂林。一九七一年去信詢問，據覆，一九六七武鬥中全部焚毀云云。當寫《燼餘瑣談》一文寄往該館，以後音訊毫無。現在該館情形如何，如蒙代為調查見示，死當瞑目。本人臥病三年，已成殘廢，此信由女兒譽增代筆。冒昧上呈，統希查照。此致

敬禮！

附上獎狀副本、印譜七。

（筆者按：此信無款。寫在A三天小白紙上。信末「印譜七」不知何謂待考）

不久，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覆函如下：

王孝飴先生：

來信收到，承蒙惠贈王鵬運先生印譜十四張，謹此致謝！關於您在文革期間交給桂林博物館的文物之事，因我館與桂林市博物館不是隸屬關係，我們已將您的來信轉去桂林博物館，請他們答覆您。此致敬禮！

81.4.22

（筆者按：落款日期上鈐蓋「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公章。信封上款為「北京西直門內南小街弓背胡同十一號」，下款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南寧市七一一路」，信箋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公函箋）

收到這封信之後四個月，王孝飴去世^⑤。他最終沒有得到王鵬運遺物確切下落的信息。

三

上文摘錄王孝飴致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信中提到《燼餘瑣談》一文，因為時隔三十餘年，這篇文章已不知蹤跡，但是這篇文章對於考證當日王鵬運遺物目錄有很大幫助。下面從現存材料中對此進行輯錄掇拾，以存史實。

在王氏後人所存王鵬運劫後餘生文獻材料中，有兩份目錄清單，一份為素紙鈔錄，分為毛筆鈔錄和鋼筆藍色字跡鈔錄兩部分。毛筆鈔錄的內容卷端就徑題「燼餘瑣記」四字。茲錄全文如次：

燼餘瑣記

一九六六年^⑥，各捐贈文物中，經追憶，可資記述者有先賢遺墨三巨冊，謹記之如下：

一 《薇省同聲四賢遺墨》一本，端木子疇先生採手札、許鶴巢玉

瑒手札、況夔笙先生周頤手札、先祖半塘公零星遺墨。

二 朱滙尹先生祖謀書札及詞稿

三 鄭叔問先生焯書札及詞稿。

以上各冊經長洲章式之先生鈺署簽，有邵伯裝章，貴陽邢勉之端，南寧鍾子年剛中

《夢窗詞》四印齋批校本，內有朱彊邨、王夢湘同校。

《半塘奏稿》

《明秀集注》四印齋抄

《樵歌》四印齋批校

《宋四家詞選》四印齋批校

《山中白雲》八卷四印齋批校

周美成詞《片玉集》第一生修梅華館況氏抄藏本，四印齋抄校

周中丞《十六家詞選》四印齋批校

《顧舍人集》四印齋批校

《全芳備祖》詞鈔，第一生修梅華館況氏抄校本

以上兩部分內容合寫於同一張紙片上。前者為毛筆墨色書寫，後者藍色鋼筆書寫。前後兩部分之間的關係不得而知。如果後者是前者的補充，同屬於一九六六年捐贈給廣西之目錄，則筆者曾在南京王氏後人處見到的王鵬運批校《心日齋十六家詞選》當是另一個版本，那麼王鵬運批校《心日齋十六家詞選》是否有兩個版本？待考。上錄《燼餘瑣記》兩部分的前者末尾提到的諸位當時學人，亦附簡介於後，以證當日王孝飴曾捐桂林之王鵬運遺物洵非可厲屑視之的凡庸之品：章鈺，（一八六四—一九三四），近代藏書家、校勘學家。字式之，號茗蓀，一字堅孟，號汝玉，別號塾存、負翁，晚號北池逸老、霜根老人、全貧居士等。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少孤力

學，十餘歲時即傭書養母，又節衣縮食用以購書。光緒中，黃彭年開府吳中，建「學古堂」，章氏以高材生肄業。不久舉本省鄉試，與胡玉縉同為學古堂長。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進士，官至一等秘書，事務司主管兼京師圖書館編修。辛亥革命後，寓天津，以收藏、校書、著述為業。一九一四年任清史館纂修。藏書處曰「四當齋」，儲書萬冊。另有「算鶴量琴室」，聚書二萬餘冊，抄本近百種，多為名人著述。逝後其後人遵其遺囑全部贈送給燕京大學圖書館，顧廷龍先生為之編有《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三卷，著錄藏書三千三百六十八部，七萬二千七百八十二卷，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冊，後歸北京圖書館。拓片被國家圖書館列為專藏，達一千八百七十九種二千二百三十一件。古文物有青銅器、石刻、磚瓦等，石刻最多。章氏對《資治通鑒》、《讀書敏求記》校勘尤精。著有《四當齋集》、《宋史校勘記》、《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正》、《胡刻通鑒正文校字記》等。章氏曾為《半塘老人鈐印》題簽。邵章（一八七二—一九五三）字伯炯，又作伯綱、伯裝，號倬安。杭縣（今浙江杭州）人。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進士。曾畢業于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歷任翰林院編修、杭州府學堂、湖北法政學堂監督，奉天提學使，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北京政府評政院評事兼庭長、院長等職。富收藏，精研碑帖，工書法。擅長行楷、榜書、行草。著有《雲繆琴趣》等。邢端（一八八三—一九五九），字冕之，號塾人，筆名新亭野史，貴州貴陽人，一八八三年八月六日生，一九〇一年辛丑科舉人，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科進士。畢業於日本大阪高等工業預備學校及東京法政大學。歷任翰林院檢討，奉天八旗工廠總辦、天津工業學堂監督、北洋政府工商部僉事、圖書館主任、農商部技監。一九一七年九月起歷任農商部礦政司司長、工商司司長、普通文官懲戒會委員、善後會議代表、井陘礦務局總辦。一九二八年後賦閑。一九五一年七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病故，終年七十六歲。邢端長於山志掌故，精書法，工楷、行書。著有《黃山遊記》、《齊魯訪碑記》、《于鍾嶽別傳》、

《黔人館選題名》、《讀南北史笥記》、《續魏書宗室傳補》、《山遊日記》、《貴州方志提要》等。他在日本統治北平時，經常賦詩明志。一九六〇年，其家屬將其遺稿厘為詩、文、遊記三類，合成一集，訂名《墊廬叢稿》，線裝出版面世。鍾剛中（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字子年，號柔翁，廣西邕寧（今南寧）人。為清代晚期第一批出國留學七人之一。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民國初年，曾任湖北省通山及直隸成安、甯晉等縣知事。一九三七年定居北平。抗戰中頗有氣。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三歲。

王氏後人還傳藏有另一紙目錄，性質與上述《燼餘瑣記》類似，鈔在一張舊式花箋上，茲錄如次：

圖書類

批校杜刻夢窗詞一本

批校杜刻草窗詞一本

片玉集況氏弟一生修梅花館傳鈔，四印齋校藏

養拙齋書畫集稿本七冊

史記十冊

金石錄四冊

吳白華桐花閣詞一冊

石印書譜一冊有跋

張文懿公遺詩一冊

竹垞集外稿一冊

八家四六文鈔二冊有收藏章

明詩別裁四冊有收藏章

堯峰文鈔六冊自題封面，有收藏章

白石道人詩詞一冊自題封面，有收藏章

又□□□□一冊封面內有題字

篋中詞續四一冊封面有題字

樛崖居士文集四冊封面有題字

三家文鈔十冊有收藏章

易堂文抄兩冊封面有題字

摺左錄金文卷三之一初印樣本一冊有題字

河汾諸老詩二冊聽雨樓查映山舊藏

上面提到的《養拙齋書畫集》稿本七冊，此書全帙八卷八冊，捐贈當日，因故留下一冊未捐，所以今日我們還可以從這一冊中略窺一些信息。這冊留下來的第七卷第七冊，護衣有鵬運曾孫榮曾墨筆題簽「半塘老人評畫集／曾孫榮曾敬題」，卷首有榮曾一九八六年九月題識一篇，卷末又有榮曾一九九三年跋語一篇。此書八行十九字不等，用王氏稿紙鈔謄，版心下印有「養拙齋」三字。養拙齋為王鵬運父必達齋號。全書內容不得而知，然據王榮曾題記，約略可知為鵬運評陟歷代書畫語錄之彙編。全書四十葉，鈔錄《宋睢陽五老圖冊》題識六十六家。卷首有引言，應是出自王鵬運之手，云：

《睢陽五老圖》絹本，繪宋杜祁公、王侍郎、畢司農、朱兵部、馮駕部五公，像由當時至我朝題識凡六十有六，洵巨觀也。沈心靜氣，展讀積日，不啻神遊上古。十餘年來，至樂且幸之事，無有過此者。茲特詳錄其款識題跋，另為一卷，以便披閱。惜五老原唱及佩文齋所載歐陽公諸人和韻十八首，此冊失之耳。今并錄于後，俾成完璧焉。

榮曾卷首題識云：

先曾王父半塘公評畫集共八冊，其中一至六及第八，捐贈廣西南寧博物館。本集《五老圖》因與狄葆賢題王叔明《移居圖》有關，抽出未贈，遂得保全。其餘七集，全部照該館秘書舒稼軒語，均燬于十年內亂之火。是耶？非耶？其誰知之。而《五老圖》果真如狄氏之語耶？身外之物，聚散何常，吾將希望舒氏之言為不實。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榮曾誌。

「榮曾跋」云

老人所作《養拙齋書畫記》共八卷，其中一至六及八卷均已捐贈南寧博物館，由舒稼榘取走，謊稱已毀兵燹。唯此卷因牽扯狄葆賢題《青卞圖》的題詞，先嚴未肯將此冊一併付之，成了碩果獨存之作。每一展視，輒感愴然。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曾孫榮曾又誌，時年七十八歲。一月卅日記。

結尾

綜合以上文獻材料中的記載，筆者整理出當日王孝貽捐贈給桂林方面的王鵬運遺物計有：稿本六種、信札五種、書畫五種、拓片一種、批校題跋本十四種、普通書十六種五十一冊、金石器物二種。這些捐贈物除了普通書籍之外，都沒有確切的目錄，所以具體數量不得而知。

手稿

- 1、王鵬運奏議
- 2、王鵬運詞稿
- 3、王鵬運零星遺墨
- 4、朱祖謀詞稿

5、鄭文焯詞稿

6、養拙齋書畫集稿本，七冊

信札

- 1、端木子疇先生採手札
- 2、許鶴巢玉琢手札
- 3、朱漚尹先生祖謀書札
- 4、鄭叔問先生焯書札
- 5、沉夔笙先生周頤手札

書畫

- 1、謝子石《宣南覓句圖》
- 2、謝子石作扇面
- 3、吳穀祥《湖樓歸意圖》
- 4、龍壁山人梅花對聯
- 5、王蓬心山水

金石拓片

- 1、黃道周、倪元璐雙忠硯拓

書籍

- 1、《夢窗詞》四印齋批校本，內有朱彊邨王夢湘同校。
- 2、《半塘奏稿》
- 3、《明秀集注》，四印齋抄
- 4、《樵歌》，四印齋批校
- 5、《宋四家詞選》，四印齋批校

- 6、《山中白雲詞》八卷，四印齋批校
- 7、周美成詞《片玉集》，第一生修梅華館況氏抄藏本，四印齋抄校
- 8、周中丞《十六家詞選》四印齋批校
- 9、《顧舍人集》，四印齋批校
- 10、《全芳備祖》詞鈔，第一生修梅華館況氏抄校本
- 11、批校杜刻夢窗詞，一本
- 12、批校杜刻草窗詞，一本
- 13、片玉集況氏弟一生修梅花館傳鈔，四印齋校藏
- 14、史記，十冊
- 15、金石錄，四冊
- 16、吳白華桐花閣詞，一冊
- 17、石印書譜，一冊有跋
- 18、張文懿公遺詩，一冊
- 19、竹垞集外稿，一冊
- 20、八家四六文鈔，二冊有收藏章
- 21、明詩別裁，四冊有收藏章
- 22、堯峰文鈔，六冊自題封面，有收藏章
- 23、白石道人詩詞，一冊自題封面，有收藏章
- 24、又□□□□□□，一冊封面內有題字
- 25、篋中詞續四，一冊封面有題字
- 26、樸崖居士文集，四冊封面有題字
- 27、三家文鈔，十冊有收藏章
- 28、易堂文抄，兩冊封面有題字
- 29、摺左錄金文卷三之一，初印樣本，一冊有題字
- 30、河汾諸老詩二冊，聽雨樓查映山舊藏

金石器物

- 1、圖章七十餘方
- 2、硯台

一代詞壇巨擘之逝，距今略百年而已，其身後遺物不保，四散飄零，這一過程不僅僅是個文化家族的文化傳承個案，透過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晚近中國，一代文人的個體遭際，在大時代變局下的無奈。

附記：

大約五、六年前，復旦大學的朋友轉來一冊日本詞曲學會的會刊《風絮》，封面有一張便條，寫的是「請轉李保陽先生」。那幾年，我正在中國和幾位朋友編印一本同人雜誌《掌故》，並在上面登載了龍榆生的自傳《首蓿生涯過廿年》。那冊《掌故》被輾轉帶到日本，芳村先生的同事萩原正樹教授讓他的中國留學生靳春雨把那篇文章翻譯成日文，連載在《風絮》中。二〇一七年初，我東游扶桑，特意去衣笠山下的立命館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拜訪萩原先生。那時我不知道芳村先生在立命館教書。我和萩原先生聊天完天，走出教室，看見一位精神矍鑠，面容瘦削的高個子老師，戴著眼鏡，夾著講義，遠遠地走來。和我們一起走出來的春雨低聲告訴我這位就是芳村先生。因為要趕著上課，我和芳村先生略微寒暄幾句就離開了。當晚我和復旦的朋友聊天，他才告訴我芳村先生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非常有建樹，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個極有趣的人，滿肚子的書人書事掌故，游於書林，至今不疲。這一下讓我這條書蟲欲罷不能了。於是我打電話給芳村先生，聊了半天，後來他邀我去立命館大學文學院圖書館看書。重陽節那天衣笠山下瓢潑的大雨，我和芳村先生握手於衣笠山下的金閣寺門口，然後去文學院圖書館看書，看了明本《史記》和天保年間高田侯刻本《明史稿》等

書，後者卷首有內藤湖南先生題記墨跡。但相比看書，還是芳村先生的書林故事更精彩。那天看完書，芳村先生邀我搭公交車一起冒雨到鴨川邊的一家料理店吃飯。席間，他告訴我，京都每年春、秋兩季，有盛大的古本展銷會，屆時京都城裏所有的古本商都會傾巢出動設攤售賣。他在我帶的一張京都旅遊地圖上，一一標出京都城內的舊書店所在。吃完飯，正好看料理店對面橋邊的丸萬書店，於是一起進去流連了一番。二〇一八年春節，我再次東渡，先在大阪訪了兩天書，第三天搭火車趕去京都。這次是有備而來，芳村先生邀我去聽當天在立命館召開的一個雕版研討會，會上介紹我認識了京都大學梶浦瑾教授，大家約好次日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看書。第二天我和芳村先生在百萬遍門口見面，他帶我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在那裡看了嘉靖年間吳郡袁氏刻本六臣文選，此書原為晚清宗室盛昱舊藏；嘉靖年間一位叫「碧鴻」的女子工筆抄《鹽鐵論》，此書原為孫星衍舊藏；又汲古閣覆刻北宋大字本《說文解字》，此書為惠棟批校本等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是日本中國學研究的重鎮，那些薄薄的中國古書，很可能曾經在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清水茂等先生們的手指間輕輕地被翻閱。感謝芳村先生此行讓我如此切近地感受東邦學人的氣息。此行來訪書，更像是有種與先賢隔時空的神交。那一刻感受的歷史與學術的錯綜相交，形象而厚重，切近而莊嚴。那種感覺我只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有過。那是一種超乎閱讀書本的體驗，那種體驗不單單關乎學術與歷史，還有敬畏與忘我。感謝芳村先生在不到半年時間裏讓我體會了兩次那種敬畏與忘我。看完書，我們一起上附近吉田山神樂崗頂的王國維先生舊居參觀。我們參觀的時候，正好街上有人經過，我請他為我和芳村先生攝了一張合影。芳村先生順口講出一段掌故。他說王國維曾孫復旦大學圖書館的王亮兄曾造訪京都，卻因緣不巧，始終沒有親自到其曾祖的寓居來拜訪過。下半年，芳村先生導

遊，我們逐一拜訪了百萬遍、寺町通等處的十幾家書店。跟著「老京都」訪古，聽各書店前世今生的故事，哪家書店始於何時，原來在什麼位置，何時搬遷現址，主營品類的特色，和哪些學者有什麼故事，誰為題的店額，老闆的性情如何……這樣的導遊，對我來說，是最美味的饕餮大餐。晚上訪完最後一家書店，芳村先生邀我在左近的寺町一家酒館喝京都當地產的一種「福建」清酒，薰薰的酒香合著淡淡的月光，酒桌上攤開賴山陽先生所書蘇軾《前赤壁賦》拓本，相與賞析，實在是一種無法言說的美好……去年秋冬間，我收到萩原先生的來信，信中說要為即將榮休的芳村先生編印一本紀念文集。我和芳村先生因書而神交，又因在日本訪書而相識相交。所以我想這篇考證前人藏書的文字，是我能獻給芳村先生最好的留念罷。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關中李保陽誌於美東思故客河畔。
美東時間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晚再訂於思故客河畔。

注

- ① 《藝風老人日記·癸巳日記》十二月二十六日：「王柚霞送《宋元三十一家詞》來。」王鵬運字「柚霞」者，僅見於此。
- ② 張暉《朱彊村先生年譜》云：「先生四十歲後從王鵬運填詞，研究詞學，最終成為晚清詞學之泰斗……」載張暉著、張霖編《張暉晚清民國詞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六月版，頁二二九。
- ③ 按照當時桂林文物管理小組的覆信，王孝貽去信詢問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七〇年，此處當係誤記。
- ④ 鵬運，原信誤作「蓬運」，徑改。
- ⑤ 北京市西城福綏境醫院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開具的死亡報告單載明：王孝貽生於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二日，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逝於西城區弓背胡同十一號家中。「單位」和「職務」都是「無」。
- ⑥ 按照桂林市人民政府頒發的獎狀落款時間，捐贈文物當在一九六五年，此處為王孝貽誤記。

⑦ 端木，底本原誤作「段木」，徑改。
⑧ 舒稼軒，為「舒稼楨」之誤。

⑨ 此句原作「碩果獨存之作」，徑改。
⑩ 端木，底本原誤作「段木」，徑改。